

# 國家能否挽救弱勢語言？ 以愛爾蘭語言復振為例

張學謙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 摘 要

愛爾蘭的語言復振是相當值得深入探討的個案。政府通常是語言規劃的主要機關，面臨語言流失，政府最常用的政策手段就是依靠由上而下的政策力量，實施母語教育、提升母語地位或擴展公領域的母語使用。愛爾蘭語是少數享有官方語言及國語地位的弱勢語言，各種公領域的母語復振方法，愛爾蘭大概都嘗試過了，但是愛爾蘭語還是持續流失。本文檢討愛爾蘭政府的兩項語言復振規劃：(1) 學校的愛爾蘭語教育以及；(2) 在嘉爾它克特（愛爾蘭語區）的語言復振。愛爾蘭語言復振的經驗顯示語言復振相當複雜，無法單單依賴政府的政策得到解決。除了評估這兩項計劃的成效之外，本文還探討愛爾蘭語言復振經驗對台灣的啓示。

**關鍵字：**愛爾蘭、語言復振、嘉爾它克特（愛爾蘭語區）、母語教育

## 壹、前言

愛爾蘭和台灣有許多相似點：兩者都是島國，四面環海，雨水充沛，境內一片翠綠，前者被稱為「翡翠島」，和台灣「福爾摩莎」的美名相互輝映。這兩個國家又同樣經歷過殖民統治，本土文化在外來政權的摧殘下，逐漸凋零，在這個背景下，愛爾蘭成功地透過文藝復興獨立建國，而成為弱勢族群文化復興或獨立運動嘗試效法的典範。

吳潛誠在《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這本書探討愛爾蘭文藝復興對台灣的啓示。他認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建立起愛爾蘭人強烈的民族意識，對愛爾蘭獨立建國有極為重要的幫助（吳潛誠，1999：37）。語言和政治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施正鋒，1996）。文藝運動之外，愛爾蘭語運動也是促進愛爾蘭獨立建國的重要因素（黃宣範，1995；張學謙，1998；李勤岸，2004）。在獨立運動開始的時候，愛爾蘭語已經奄奄一息，英語成為愛爾蘭社會的優勢語言。語言常常是抵抗外來文化霸權的武器，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就藉助母語被英語壓制、謀殺來喚起民族意識、動員群眾。愛爾蘭建國以後，採取許多措施嘗試復振母語，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是：愛爾蘭的語文復興運動，對獨立建國有功，但是政治獨立是否就能挽救流失的弱勢語言？

愛爾蘭的語言復振運動是全歐洲規模最大、最全面的挽救弱勢語言活動。由於國家在愛爾蘭語言復振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對愛爾蘭政府語言復振的探討，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國家語言復振作為的形態與限制。國家是否能成功挽救弱勢語言的流失，將「本族人說他族語」（*Xmen via Yish*）轉為「本族人說本族語」（*Xmen via Xish*）<sup>1</sup>？台灣在政治民主化後，本土語言的流失和民間對語言人權的訴求，都迫使政府正視本土語言復振的規

---

<sup>1</sup> 「本族人說他族語」（*Xmen via Yish*）以及「本族人說本族語」（*Xmen via Xish*）是 Fishman（1991）的用語。語言復振或許可以定義為從「本族人僅說他族語」變成「本族人也說本族語」。

劃。台灣目前同樣嘗試以母語教育復興母語，也嘗試爭取弱勢語言的官方地位，也有人提議在語言中心地復興弱勢族群，這些相關的作為，愛爾蘭的語言復振運動都嘗試過，其實施的過程、遭遇的困難及其成效，都可以作為台灣語言復振行動的參考。

1922 年愛爾蘭成為自由邦，設都於都柏林，並提出兩個主要的語言文化目標（Fennell, 1980: 33）：（1）在說英語的愛爾蘭地區復興愛爾蘭語，使之成為日常用語；（2）在原本說愛爾蘭語的區域，挽救愛爾蘭語使之免於流失。愛爾蘭政府主要透過學校的愛爾蘭語教育以及在嘉爾它克特（Gaeltacht）<sup>2</sup> 進行區域計劃來達成這兩個目標。這兩項語言復振工作就是本文主要的分析對象。本文的結構如下：前言之後，第二節呈現愛爾蘭的社會語言背景；第三節討論學校愛爾蘭語教育；第四節討論嘉爾它克特區域計劃和語言復振的關係；第五節為結論與建議。

## 貳、愛爾蘭的社會語言背景

愛爾蘭語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和強韌的語言延續力。文學作品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西元 6 世紀到 9 世紀之間可說是愛爾蘭語的「黃金時代」，當時西歐只有愛爾蘭語以本土語言的身份使用於文學作品中，甚至在 8 世紀之前，就差不多取代拉丁語，當作宗教語言。1172 年 Anglo-Norman 入侵之時，愛爾蘭語仍具有很強的活力，甚至同化入侵者的語言。一直到 17 世紀英國加強對愛爾蘭的統治，愛爾蘭語才漸漸衰落（張學謙，1998）。到了 1850 年代愛爾蘭幾乎已成為英語的社會，只會說愛爾蘭語的人口只剩下 5%，另外 23% 是雙語人。1851 年和 1861 年的語言人口普查顯示愛爾蘭語人口低於 25%（Hudson-Edwards, 1990: 65）。

在這個語言存亡的關鍵時刻，愛爾蘭人開始覺醒著：「語言滅，民族

---

<sup>2</sup> 嘉爾它克特（Gaeltacht）是說愛爾蘭語地區的統稱，由官方劃定範圍，本文另外也使用「愛爾蘭語區」、或簡稱「愛語區」來稱呼這個區域。

亡 (*Gan teanga, gan tir*)」，展開結合愛爾蘭的文化民族主義進行愛爾蘭語運動。「反英國化」是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論述的主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 Douglas Hyde 的〈愛爾蘭抵制英國化的必要〉。在這篇文章中，Hyde 批評英國化的愛爾蘭人放棄母語，改說英語；只知道英國文學，對自己的文學傳統一竅不通。Hyde 認為喪失愛爾蘭語是英國化最大的危害，因此最重要工作就是阻止愛爾蘭語的流失。1893 年，Hyde 又創辦蓋爾聯盟 (Gaelic League)，推展本土語言文化。他是第一位愛爾蘭語言教授 (1908 年)，也是愛爾蘭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 (張學謙，1998)。

諷刺的是，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基本上還是以英語進行的，19 世紀的愛爾蘭民族主義也大多以英語表述而非愛爾蘭語 (Fasold, 1984: 278)。這應該是在 19 世紀愛爾蘭語已經衰落到不足以成為社會通用的語言，不得不使用殖民者的語言，反對殖民者。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論述頂多激起民族意識以及語言忠誠感，卻無法將態度直接轉換為語言能力，語言能力的養成需要語言使用的環境和機會，除了愛語區之外，大部分的愛爾蘭地區缺乏這個條件。黃宣範 (1995: 178) 指出維持一個母語的臨界人口大概是 75%，在蓋爾聯盟運動開始時，愛爾蘭語的母語人口已經少於 25%。

愛爾蘭於 1921 年成為自由邦 (Irish Free State)，1937 年『愛爾蘭憲法』宣佈自由邦為共和國，1948 年 12 月 21 日愛爾蘭宣佈脫離英聯邦。Rubin 認為愛爾蘭得以獨立成為愛爾蘭自由邦和母語復興運動有很大的關係，母語運動激起愛爾蘭的民族意識和追求民族自主的決心 (黃宣範，1995: 178)。因此，愛爾蘭獨立後，就在憲法第八條規定愛爾蘭語為國家語言，並為第一官方語言；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雖然當時愛爾蘭語只是少數國民使用的語言，大多數人日常使用的語言是英語，不過為了政治的考量還是把愛爾蘭語列為第一官方語言 (Edwards, 1985)。不過，這僅是象徵性的，實際上不管政府還是民間的語言使用，除了愛爾蘭語區之外，還是以英語為主。愛爾蘭獨立成功，反而削弱語言復振的動力，獨立後，由於已經得到政治控制權，再加上文化民族主義所反對的殖民政權已經不存在，

自己人當家做主了，為語言復興努力的熱情逐漸消退 (Fasold, 1984: 280)。

在愛爾蘭語死亡原因的探討中，自殺或謀殺的比喻常被提及<sup>3</sup>。吳潛誠 (1999: 39) 結合這兩種說法，把英語不斷入侵，而愛爾蘭語節節敗退的狀況，形容為：「一方面『英語進行謀殺』，另一方面『蓋爾語在英語面前自殺』」，這個比喻極為傳神。獨立前，英國政府「謀殺」愛爾蘭語，獨立後，可能就是「自殺」，愛爾蘭語在獨立之後的流失，不能歸咎於「外來政權」踐踏母語，而導致母語衰退<sup>4</sup>。比較持平的說法應該是，在接觸政治打壓的問題後，經濟的因素更加重要，Edwards 認為語言轉換常常是為了爭取社會和職業流動，改善生活的需求，Edwards 就認為：「愛爾蘭人或多或少都基於實用的理由為英語的擴散積極的貢獻心力」(Williams, 1988: 294)。很明顯的愛爾蘭語雖然有助於愛爾蘭獨立，但是從獨立後愛爾蘭語繼續流失，就可以看出「政治獨立並無法保證弱勢語言存活」(Williams, 1988: 269)。

愛爾蘭語的流失在 19 世紀中期就相當嚴重。1851 年舉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顯示只有 5% 的人口是僅說愛爾蘭語的單語人，1926 年的普查顯示全國只有 18% 的人口會說愛爾蘭語，其中大約一半集中在嘉爾它克特，而 1961 年的普查資料顯示只有 2% 到 3% 的人口是本族語人 (native speaker)。以下是幾個年代三歲以上愛爾蘭人會說愛爾蘭語的百分比 (Ó Riagain, 2001: 200)：1926 年 (18.3%)、1946 年 (21.2%)、1981 年 (31.6%)、1996 年 (43.5%)。嘉爾它克特之外，家裡說愛爾蘭語的家庭只有 4%，1996 年的普查顯示三至四歲的學前兒童日常說愛爾蘭語的只有 5% (Ó Riagain, 2001: 203)。2002 年的普查顯示成年人中只有 2.9%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愛爾蘭語，其中嘉爾它克特區有 37%，而非蓋爾它克特只有 2.1% 成

<sup>3</sup> 語言流失涉及複雜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人口等原因，關於愛爾蘭語流失的簡要的說明，請參考 Fishman (1991: 122)。

<sup>4</sup> 並不是每一位學者都贊成自殺的比喻，Baker (1998) 就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弱勢族群事實上很少或是根本沒有選擇的機會，指責少數民族自殺，可能犯了責備受害者的錯誤，轉移焦點，忽視長久以來制度性的結構因素。

年人日常使用愛爾蘭語。(參考表1)

表1：日常使用愛爾蘭語的程度<sup>5</sup>

	嘉爾它克特	非嘉爾它克特	總計
三至四歲的人口	2,453	108,969	111,422
日常使用愛爾蘭語(3-4歲)	903 (861)	5,088 (3,951)	5,991 (4812)
日常使用愛爾蘭語(3-4歲)百分比	36.8% (34.4%)	4.7% (3.6%)	5.4% (4.6%)
大於十九歲的人口	62,888	2,713,699	2,776,587
日常使用愛爾蘭語(>19歲)	20,723 (20,813)	52,111 (50,137)	72,834 (70,950)
日常使用愛爾蘭語(>19歲)百分比	33% (37%)	1.9% (2.1%)	2.6% (2.9%)

由於愛爾蘭語流失嚴重，雖然享有第一官方語言的地位，愛爾蘭語在官方領域的使用常常是象徵性，在一般人心目中，愛爾蘭語被視為正式場合、儀式性的語言，而非日常用語(Carnie, 1996: 108)。愛爾蘭大部分的官方文件都以雙語印製，其他在日常生活較常見的有街上看板、公共告示、廣告、街路牌等。過去曾要求公務人員需要通過愛爾蘭語認證，不過這項辦法也在1973年廢止了。事實上，就算在官方規定為說愛爾蘭語的公家機關部門，大多數人「在上班時間……就算曾經說愛爾蘭語也是很少的」(蘇宜青, 1994: 88)。雙語服務常因為很少人使用愛爾蘭語而形同虛設，通過愛爾蘭語考試的公務人員平常也很少有使用愛爾蘭語的機會。簡單的說，愛爾蘭語在官方單位的使用主要是妝點門面的象徵作用(tokenism)，並沒有在公共使用上強力的推行愛爾蘭語。因此，Slomanson(1996: 116)就批評愛爾蘭政府對關於愛爾蘭語的復興運動的作為，像是在上演「國王的新衣」的戲碼，政府及其相關機構，表面支持語言復興，私底下卻對語

<sup>5</sup> 資料來源：Census(1996)和Census(2002)，請見Ó hÉallaithe(2004)。

言復興保持敵對的態度。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官方語言地位雖然給予弱勢語言象徵性的地位，但是這本身並無法確保弱勢語言的生存（張學謙，2002）。公家領域的語言使用，畢竟還是由強勢語言所掌控，如果弱勢語言人口太少，以強勢語言為日常用語，更會讓雙語服務形同虛設，因此，Fishman（1980: 169）認為政府機關常是弱勢語言保存的「災區」。簡單的說，語言地位對弱勢語言的功用主要是象徵性的，比較具有實質語言保存的作為應該是保存及維護母語在家庭－鄰里－社區的使用（Fishman, 1991）。

愛爾蘭語言政策大概包括了 Fishman（1991）挽救語言流失的所有階段，特別集中在第一至第四階段。1920 年代愛爾蘭政府就提出語言規劃策略，包括以下三個面向（韓春杰，2005：42）：（1）在愛爾蘭語區努力保存愛爾蘭語；（2）透過基礎教育增加說愛爾蘭語的人口；（3）提供愛爾蘭語保存和復興必要的語言基礎建設和環境。愛爾蘭語言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Ó Riagáin, 1997），各階段的作為和目標簡述如下。第一個時期，從 1922 年至 1950 年代是復興時期（revival）：打造國族認同，以復興愛爾蘭語為日常用語為目標，在教育、媒體和公共部門提供愛爾蘭語服務，政府採取較為積極的干預措施，1972 年設立蓋爾語委員會（Bord na Gaeilge）負責愛爾蘭語的推廣工作，公務人員和學生需要通過愛爾蘭語認證，學校鼓勵以愛爾蘭語作為教學語言，有較多的由上而下的政府控制。第二個階段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是停滯時期（stagnation）：以建立雙語社會（bilingualism）為目標，國家政策開始弱化，1973 年中學的畢業考，愛爾蘭語不再是必考科目，愛爾蘭語作為學科。1970 年代至今則為自由放任時期（laissez-faire）：較多的由下往上的政策作為，政策目標也由語言復興轉為語言存活（survival）。Ó hÉallaithe（2004）列舉了最近十多年來一些和愛爾蘭語相關的正面發展：

- 1996 年成功的設立 TG4 電視臺。
- 人口普查增加實際使用愛爾蘭語的問題，可以定期的監控語言保留狀況。

- 第一次在『2000 官方計畫和發展法案』規定計畫單位在規劃 5 年發展計畫時，擔負有「捍衛 Gaeltacht 的語言文化傳統」的法定任務。
- 通過『2003 官方語言法案』（*Official Language Act 2003*）及任命委員。
- 耗資 50 萬歐元進行 Gaeltacht 地區的愛爾蘭語狀況調查。
- 全國愛爾蘭語中小學（*Gaelscoileanna*）和愛爾蘭學校（*Gaelcholáistí*）大量成長。
- 在西貝爾法斯特發展愛爾蘭語文化中心（*An Cultúrlann*），成為吸引當地愛爾蘭語社區聚會場所。
- 說愛爾蘭語的年輕人參加年度愛爾蘭語節慶（*Oireachtas*）有所成長。
- *Foinse* 和 *Lá* 這兩份新發行的愛爾蘭語報紙相當暢銷。
- DCU 和 GMIT 成立以愛爾蘭語上課的四年制學位課程，NUIG 也積極發展各種以愛爾蘭語教學的學位課程。
- 發展愛爾蘭為多元文化社會讓說愛爾蘭語更容易被接受。
- Gaeltacht 地區的說愛爾蘭語人士展現相當的活力，不再流失年輕人。Gaeltacht 地區民眾對愛爾蘭語廣播臺（*Radio na Gaeltachta*）十分支持，視為在地廣播電臺。

### 參、愛爾蘭學校母語教育

學校教育對弱勢族群而言，常是母語的殺手而非推手。1831 年英國政府開始在愛爾蘭建立「國民教育體系」，完全以英語當作該教育體系的媒介語言，愛爾蘭語卻不被允許在教育體系中出現。學生如果用愛爾蘭語交談，不但會被老師嘲笑、羞辱，甚至還會被要求在脖子上掛一個「從此不說愛爾蘭語」的警告牌（施正鋒，2002）。因此 Edwards（1985: 54）稱國民教學體系是愛爾蘭語的「謀殺機關」。學校戕害弱勢語言的現象到現在仍然相當普遍，Skutnabb-Kangas（2000: 311）就批評說：學校「一直是主流文化和主流語言同化其他語言和文化的主要手段」。這個教育後果就是

造成愛爾蘭語的社會評價低落、實際用途不高，而英語則成爲高高在上的高階語言，被視爲社會升遷和進步的象徵。這樣的社會語言不平等現象導致愛爾蘭語逐漸流失、死亡，Dorian (1998: 3) 說得有道理：「語言很少因爲受仰慕尊崇而亡，卻常因爲受鄙視而死亡」。

獨立後，愛爾蘭政府將愛爾蘭語復振的重責大任交給學校。背後的邏輯很簡單：既然英語透過教育體制消滅愛爾蘭語，在什麼地方跌倒，就在什麼地方站起來，愛爾蘭語也要從學校開始振興。1925 年考克蘭再三強調學校就能復興愛爾蘭語，他信心滿滿的說：「一般學校能夠教也能恢復我們的母語。它們甚至能夠不靠家庭的正面協助便做到」（轉引自蘇宜青，1994：83）。

愛爾蘭政府在獨立不久後（1922 年 2 月 1 日）就宣布從 1922 年 3 月 17 日開始，愛爾蘭語必須作爲學科或教學媒介語，每天至少要有 1 小時的愛爾蘭語課程（Coimisiún um Athbheochan na Gaeilge, 1964: 27-28）。剛開始師資不足，政府要求 45 歲以下的教師需要在暑假修愛爾蘭語課，會說愛爾蘭語的學生也優先進入以愛爾蘭語授課的預備學院，然後就讀師範學院。這個師資培育系統運作良好，1962 年時，80% 的小學教師具備雙語教學的證書<sup>6</sup>。不過，預備學院在 1960 年代中期結束了，師範學院也開始轉以英語爲教學語言，到了 1971 年也只有少數課程以愛爾蘭語教授（Macnamara, 1971; Fasold, 1984: 280）。

Ó Huallachain 將愛爾蘭語在小學使用的情形分爲三類（Fasold, 1984: 280）：（1）愛爾蘭作爲唯一教學語言的小學，有 269 家小學，這些學校大多在愛爾蘭語區，英語只作爲學科教授；（2）英語和愛爾蘭語作爲教學語言的雙語小學，有 427 家，愛爾蘭語是每個年紀的必修課；（3）英語爲唯一教學語言的小學，約 3,700 家，只有少數學生在家裡說英語，愛爾蘭語

---

<sup>6</sup> 另外根據 Hudson-Edwards (1990)，早期在培育小學愛爾蘭語教師相當成功，在 1930-1931 年間 73% 的教師已經取得教授愛爾蘭語的資格，到了 1960-1961 年只有 4% 的老師沒有愛爾蘭語通過的證書。

為必修課。Fishman (1991: 138) 將愛爾蘭小學的語言使用分為三類，並提供人數和百分比，如表 2：

表 2：愛爾蘭小學的三種類型<sup>7</sup>

學 年	完全愛爾蘭語作 為教學媒介語	部分愛爾蘭語作 為教學媒介語	愛爾蘭語作 為第二語言	學校總數
1930/31	228 = 4%	---	5,150= 96%	5,378
1940/41	623 = 12%	2,193 = 43%	2,261= 45%	5,077
1950/51	523 = 11%	1,955 = 40%	2,509= 49%	4,987
1960/61	420 = 9%	2,055 = 42%	2,405= 49%	4,880
1970/71	194 = 5%	49 = 1%	3,874= 94%	4,117
1980/81	161 = 5%	21 = 1%	3,112= 94%	3,294

教育的愛爾蘭語化一開始雖然成績亮眼，在 1940 年達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急速下降。以愛爾蘭語為教學語言的小學在 1939 年有 704 家，但是到了 1966 年就只剩下 309 家，1973 至 1974 年只剩 191 家（5%）是全以愛爾蘭語上課的學校（all-Irish medium schools），接受全愛爾蘭語教育的小學生只占全國學生的 3%，大部分的愛爾蘭語學校分布在愛爾蘭語區（Hudson-Edwards, 1990: 75）。中學也是在第二次期間達到高點，然後下降。1930 至 1931 年只有 24 家愛爾蘭語中學，1947 至 1948 年有 102 家，1976 至 1977 年又降至 20 家，只有 4,457 位學生。Coimisiún um Athbheochan na Gaeilge (1964: 15) 的統計顯示，1926 年只有 18% 全部或部分以愛爾蘭語上課的中學，1940 至 1941 年有 64%，到了 1960 至 1961 年降至 49%。

導致愛爾蘭語學校衰落的原因有三（韓春杰，2005；Hudson-Edwards, 1990）：（1）教學因素：學校的教學法不當，強調死記硬背，注重語言形

<sup>7</sup>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s”，請見 Fishman (1991: 138)。

式，卻不重視語言使用，也缺乏愛爾蘭語的環境；（2）政治上政府的文化民族主義，在獨立後變得沒有迫切性，缺乏學習愛爾蘭語的意識形態支撐；（3）經濟原因最為嚴重，過去以農牧為主要的產業在 1960 年代已經衰退，因此愛爾蘭政府開始進行以吸引外資、發展出口貿易來提升就業率，這些新增的工作機會以英語能力為主，很少需要愛爾蘭語。

以愛爾蘭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並不限於愛爾蘭語區，在英語區但以愛爾蘭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稱為「全愛爾蘭語學校」（以下簡稱「全愛語學校」）。這類學校是志願組織興辦的，全愛語學校的興起和以下的因素有關（Fishman, 1991: 138）：家長認為一般學校的教師愛爾蘭語能力不佳；學生在上課之外很少有說愛爾蘭語的機會；上愛爾蘭語幼稚園學童畢業後無法延續愛爾蘭語能力。基於上述因素，有許多家長和社區人士自動自發的投入發展全愛語學校。這些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中產階級<sup>8</sup>，而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則將小孩送至平常的學校，很少有機會學習愛爾蘭語。全愛語學校的學生不但愛爾蘭語流利，其學業成績甚至贏過愛爾蘭語僅作為學科的學生。和早期有政府主導的全愛爾蘭語學校不同，這些晚期的學校有草根的群眾基礎、也得到父母的支持與參與，父母也體認到弱勢語言教學的優勢。自 1970 年代以來，這類的學校一直增加，1975 年到 1976 年由志願組織興辦的全愛語學校有 14 所，到了 1999 年至 2000 年全愛語學校已經有 114 所，為全國公立學校的 3.6%（韓春杰，2005：43）。

小學主要在培育雙語教師，中等學校（secondary school）階段則提供誘因，金錢和學業上的獎勵，包括提供愛爾蘭語的課程，將愛爾蘭語作為教學語言，選修愛爾蘭語課，選考、通過愛爾蘭語測驗（Hudson-Edwards, 1990）。政府提供多項誘因鼓勵中學以愛爾蘭語為教學語言，包括得到更多的學生補助金額、學生參加會考時，可以選擇英語或愛爾蘭語，以愛爾

---

<sup>8</sup> 根據 Commins 在 1974 年的調查，53%的全愛爾蘭語學校的學生來自英語家庭，許多家長在工作領域需要使用愛爾蘭語，這些家長有 51%是政府員工、或與政府相關的雇員（韓春杰，2005：43）。

蘭語作答可以加分（Macnamara, 1971: 74-75）。

爲了提升學習愛爾蘭語的動機，愛爾蘭政府建立了愛爾蘭語的獎賞制度。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把愛爾蘭語定爲入學考試的學科。從 1913 年開始，還是英國統治愛爾蘭的時候，國立愛爾蘭大學就將愛爾蘭語定爲入學考試的科目，獨立後，這個政策延續，並擴展到其他教育階段（Hudson-Edwards, 1990: 71）：1927-1928 年間教育部將愛爾蘭語列爲中學國家會考的必考科目；1932-1933 年間愛爾蘭語成爲中學必修科目，之後成爲畢業資格考的必考科目；1934-1935 年間愛爾蘭語成爲中學入學、中級以及畢業考試的科目。上述的考試認證一直維持到 1973 年才結束，雖然不再作爲入學或畢業的必考科目，愛爾蘭語仍然是所有中學生必修的科目（Hudson-Edwards, 1990）。從愛爾蘭初中和中學畢業考試測驗可以了解目前各種語言修習的狀況，根據教育科學部的統計資料，2001 年初中認證和高中畢業認證考試分別有 92.9%、97.8% 的學生選擇愛爾蘭語的考試（Laoire, 2007）。雖然不再是必考的科目，愛爾蘭語還是許多學生畢業認證考試的選擇，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要進入國立愛爾蘭大學以及師範學院需要通過愛爾蘭認證。愛爾蘭語的認證對提升學習動機有相當程度的助益，也建立起母語的獎賞制度。目前台灣在原住民族學生升學考試也有加分優惠的做法，相信對母語學習應當有激勵的作用。當然，類似的升學優待作爲復興客家、福佬等族群語言的誘因，也是可以考慮的做法，就算不以加分的方式進行，也可以考慮讓學生選擇語文考試的項目，可以考慮讓學生選擇族群語言、現代華語文或文言文作爲國文考試的科目。

就愛爾蘭語的使用而言，愛爾蘭語的教育無疑是失敗的。大多數的學生從小學到中學經過 13 年的愛爾蘭語教育，愛爾蘭語並不流利、也很少使用愛爾蘭語（Ó Riagain, 2001）。Ó Huallachain 的統計（Fasold, 1984）凸顯出愛爾蘭語教育成效不彰：有 50% 的受訪者說他們只有在小學階段學過愛爾蘭語，其中只有 9% 自認爲愛爾蘭語流利，63% 說他們多少會一點愛爾蘭語，不過竟然有 27% 的受訪者說他們完全不會愛爾蘭語。另外，1986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約有 33 萬（佔總人口的 10%）能閱讀愛爾蘭語，但是不會說。這應該是學校教育過於注重讀寫技能的關係（Ó Riagain, 2001: 198）。

雖然如此，愛爾蘭語教育對於愛爾蘭語的保存多少還是有貢獻。由表 3 可看出 10-20 歲這個年齡層有最多的會說愛爾蘭語的人口，在不同年代這個年齡層都有最高的愛爾蘭語人口，顯示教育是愛爾蘭語人口增加的主因，不過由這個年齡層之後愛爾蘭語人口逐漸下降也可以看出，愛爾蘭語主要是學校的語言，無法延伸到社會領域的使用，更不用說達成政府設定的目標，即復興愛爾蘭語使之成為日常通行的語言。這也顯示社區已失去母語再生的功能，一旦離開學校愛爾蘭語能力就逐漸失落。

表 3：各年齡層會說愛爾蘭語的比率<sup>9</sup>

Age group	1926 (%)	1946 (%)	1981 (%)	1996 (%)
3-4	4.6	4.1	4.9	10.0
5-9	19.8	21.6	27.8	48.2
10-14	39.2	47.5	50.8	68.0
15-19	27.6	43.4	51.0	68.0
20-24	15.8	32.2	40.0	51.7
25-34	13.2	20.8	32.8	37.3
35-44	11.9	11.2	30.0	39.8
45-54	13.7	10.0	28.3	37.1
55-64	16.9	9.5	22.9	32.9
65+	25.1	11.9	13.0	27.7
Total (over 3 years)	18.3	21.2	31.6	43.5

愛爾蘭人對愛爾蘭語的態度相當正面，大多贊成在課程當中保留愛爾蘭語的顯著地位（Ó Riagain & Ó Gliasain, 1984）。1971 年馬克那馬拉的態

<sup>9</sup> 資料來源：Census of Population，請見 Ó Riagain（2001: 200）。

度調查發現，雖然大多數的人（83%）覺得愛爾蘭語無法被恢復為母語，不過對愛爾蘭語及相關的復振努力仍存有相當的善意，特別是學校的愛爾蘭語教育。其他的研究，如愛爾蘭語言態度研究委員會的報告，也顯示愛爾蘭人對愛爾蘭語作為國家、民族或文化象徵的認同（蘇宜青，1994：90）。不過這些正面的態度並沒有轉為實際的語言使用。

學校的愛爾蘭語教育只達成學校愛爾蘭語（school Irish），卻無法成為日常愛爾蘭語（everyday Irish）。Macnamara（1971：73）的親身經驗很能說明愛爾蘭語被視為只是學校語言的情形：

當我差不多八歲大的時候，有一次我和大我三歲的姐姐一起去買糖果。老闆突然問我為什麼不說愛爾蘭語。和一般的小孩一樣，我只知低頭不語。一出雜貨店，我就問我姐姐那位婦人到底是在說什麼。姐姐跟我解釋說學校的愛爾蘭語教育就是要讓我們能在各種場合都能說母語。她一說完，我就很天真的問她：愛爾蘭語是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嗎？

為何推廣愛爾蘭語多年，愛爾蘭語依然踏不出校園成為日常用語？這就牽涉到語言復振規劃以及語言教學的問題。在語言復振規劃上，問題出現在挽救愛爾蘭語的工作幾乎全部落在教育制度上，其他社會部門很少參與，在缺乏其他社會的語言支援，單靠教育制度並無法培養學生愛爾蘭語的能力（Hudson-Edwards, 1990）。很明顯的將愛爾蘭語作為學校的必修語言，並無法保證社會的愛爾蘭語使用，將語言復振的工作全部交付給學校很難成功（Benton, 1986）。語言運動者也難辭其咎，他們錯誤的把語言復振的重擔放在教育體制內，而不是將愛爾蘭語推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Carnie, 1996）。

愛爾蘭語言教育規劃的問題，是把想以語言的水平擴張取代垂直傳承。Fishman（1991：372）認為學校的母語教育主要是水平的語言功能擴張；不過母語賴以為生的卻是垂直的代代相傳，靠的是家庭、社區的母語傳承。希伯來語能成功的起死回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學童把學校學習的

母語帶回家庭、社區使用，同時也傳給下一代（張學謙，2003）。愛爾蘭語僅停留在學校，缺乏家庭、社區和大社會的使用環境，因此走不出校門，頂多是如外語一般的學校科目，無法成為社會的日常用語。愛爾蘭的語言教育規劃認為學校的母語教育足於復興母語，是過於天真的想法，顯示決策人員不了解語言習得的過程（Carnie, 1996）。

愛爾蘭語的教學方法不當也是失敗的原因。愛爾蘭語教育過於重視語言形式，國小和國中的愛爾蘭語課程大綱只重視語言項目，很少提及語言使用、語言復興運動的歷史或其他意識形態，好像愛爾蘭語教學唯一的目的是要通過進國立大學的認證考試（Laoire, 2007）。這顯然忽略「意識啓發」（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的重要性（Fishman, 1991；張學謙，2008）。Fishman（1991: 395）指出，「意識啓發」是語言復振運動的基本工作，缺乏這關鍵的步驟，後續的復振工作會因為缺乏強而有力的意識形態基礎，難以推行。

## 肆、嘉爾它克特的語言復振

愛爾蘭政府第二個主要語言復振規劃是在嘉爾它克特維繫愛爾蘭語（Hudson-Edwards, 1990; Fennell, 1980; Laoire, 2007）。嘉爾它克特是說愛爾蘭語地區的意思（以下簡稱愛語區）。這些說愛爾蘭語的區域分布在愛爾蘭的西部海岸較為偏遠的地區，分布零散、斷裂、彼此孤立，其分布如圖 1。這些地區只占愛爾蘭人口的 2.3%，不過卻占全愛爾蘭語人口的 7.4%，全國的愛爾蘭語家庭，這些地區就占 45%（Fishman, 1991: 124）。嘉爾它克特是愛爾蘭語僅存的語言中心地。確保語言中心地相當明智的做法，根據 Laponce（2006: 29）的領土原則，語言政策和規劃應當強化各自語言地盤（territorialisation of languages）而非讓語言彼此競爭，這樣才能確保弱勢語言有個安全舒適的居所（comfort zones）。語言人口集中對於維持語言延續應該有所助益，因此，就算人口不多，嘉爾它克特一直在語言復振

中受到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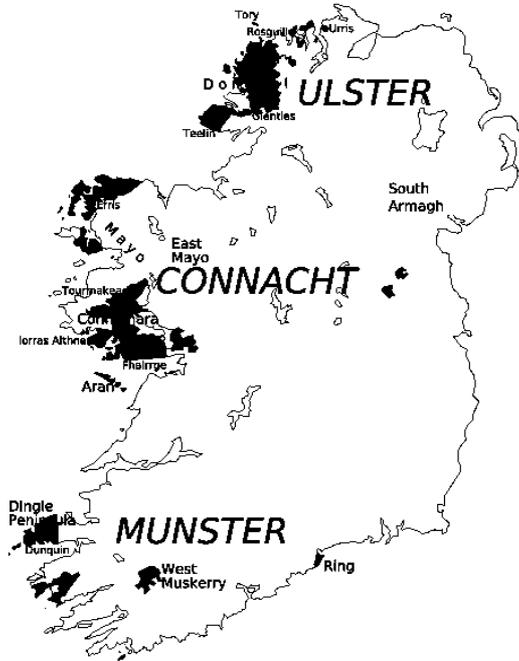


圖 1：嘉爾它克特（愛語區）分布圖（黑色部分）<sup>10</sup>

愛爾蘭於 1922 年獨立後，在文化方面有兩個主要目標：除了在英語區恢復愛爾蘭語外，就是在「挽救嘉爾它克特」(Fennell, 1980: 33)。愛爾蘭政府於 1925 年 1 月成立嘉爾它克特委員會 (Gaeltacht Commission) 被賦予的任務包括：(1) 確認愛語區和部分愛語區的範圍；(2) 調查並建議愛爾蘭語在教育、行政部門的使用；(3) 提出改善當地經濟狀況的方法。隔年嘉爾它克特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建議將說愛爾蘭語人口超過 80% 的區域訂為「真正的嘉爾它克特」；愛爾蘭語人口在 25% 至 79% 之間的區域則訂為「部分的嘉爾它克特」(Hudson-Edwards, 1990: 72)。根據 1926 的人口普查資料，「真正的嘉爾它克特」和「部分的嘉爾它克特」的愛爾蘭語人口分別有 130,000 及 117,000 的愛爾蘭語人口，兩者共計 247,000 人 (Fennell,

<sup>10</sup> 資料來源：Wikipedia (2008)。

1980)。

嘉爾它克特委員會 1928 年的白皮書提出許多建議事項，愛爾蘭政府主要採用教育和行政系統蓋爾語化 (gaelicization) 的建議。在教育上，主要的作為就是在愛語區將愛爾蘭語定為愛語區小學的教學語言<sup>11</sup>。愛語區的教師還獲得額外的補貼。政府還提供起先兩英鎊，後來十英鎊給說愛爾蘭語的家庭，這些母語家庭還享有其他的優惠，如獎學金、升學、優先作為寄宿家庭 (Fennell, 1980)。政府機關以及其他單位還在愛語區提供免費或便宜的愛爾蘭語課程，供有興趣的人修習，也支持中學生的愛爾蘭語夏令營、教師培訓，這些補助對當地的經濟不無小補 (Fishman, 1991)。嘉爾它克特部 (Roinn na Gaeltachta) 也補助愛爾蘭語的志願組織在全國進行愛爾蘭語教學、愛爾蘭語的歌曲、戲劇、詩歌朗誦和音樂表演。在公私部門的努力下，愛爾蘭語的書籍、雜誌、報紙、影音資料相當齊全 (Fishman, 1991)。

行政機關的愛爾蘭語推行則一拖再拖，早在 1928 年，政府就同意所有的公務人員需要能以愛爾蘭語服務，在愛語區的公務人員，要是在 3 年內，無法提供愛爾蘭語服務者將被撤換。最後期限一改再改，竟然在 36 年後 (1963 年) 才確定最後期限，相關公務人員需要在 1964 年 1 月 31 日前符合語言要求 (Hudson-Edwards, 1990)。

愛爾蘭政府嘗試藉由經濟的改善來挽救嘉爾它克特區，卻無意中破壞愛爾蘭語區的完整性。嘉爾它克特地區雖然是愛爾蘭語僅剩的集中區，卻是相當落後、貧窮的區域，又有嚴重的人口外移現象，強化經濟以避免人口外移，似乎是合理的做法。背後的邏輯就是只要經濟搞好，防止人口外移，語言、文化的問題自然獲得解決 (Hudson-Edwards, 1990)。不過，以下的分析將顯示經濟發展，不一定有利語言文化的保存。

1958 年愛爾蘭政府成立 Gaeltarra Eireann，管理嘉爾它克特地區的經濟發展事務，1968 年該組織由都柏林遷移至嘉爾它克特 (Fennell, 1980)。

---

<sup>11</sup> 愛爾蘭語教育的相關介紹，請參考第三節。

在 1960 和 1970 年代，Gaeltarra Eireann 主要的任務是負責吸引國內或國外企業到嘉爾它克特投資。後續的現代化、都市化和工業化雖然改善當地的生活，就業率提高，避免人口外移，不過伴隨著經濟、工業的發展，卻也吸引大量的英語人口由外地湧入尋求就業機會，英語也隨之入侵，造成愛爾蘭語區英語化(anglicization)。蓋爾語委員會(Bord na Gaeilge)在 1983 年就注意到嘉爾它克特英語化的問題，並列舉在嘉爾它克特地區的主要英語影響勢力(Williams, 1988: 288)：

1. 電視的影響，95%的節目以英語播出；
2. 在嘉爾它克特的中央及地方機構仍然使用英語辦公，減損愛爾蘭語的地位，也讓人懷疑政府缺乏執行的魄力；
3. 英語人士大量湧入危及愛爾蘭語作為社區語言的地位；
4. 現行教育制度的一些缺失；
5. 嘉爾它克特的年輕人相當程度的依賴英語的商業娛樂。

經濟發展了，就業率也提高了，語言卻岌岌可危。但是要是不發展經濟的話，該地人口為謀生計，勢必不斷外流，造成愛爾蘭語人口流失。Edwards 將這種退失據的窘境，稱為「嘉爾它克特的矛盾」(paradox of the Gaeltacht)，Edwards 認為嘉爾它克特弔詭之處在於(轉引自蘇宜青，1994：86)：

嘉爾它克特對該語言而言很重要，但由於其社經情況，一直受到英語影響的侵略。若什麼也不做，它就會繼續萎縮；若做了，又會製造出人為的孤立地。再者，特別的措施可能確實會加速英語的影響。

Edwards 指出充滿生機的語言中心地相當重要，要是語言中心地萎縮到需要特別支援的話，就會產生「嘉爾它克特的矛盾」(蘇宜青，1994：95)。

從 Laponce (2006) 的理論也可以理解愛語區母語不斷流失的原因，原本的嘉爾它克特具有 Laponce 七大語言法則所謂的「通天塔效應」(Babel effect)，母語以地區單語的方式，在族群聚集地安全無虞，不過在大量的說英語人士湧入後，形成了第二個效應，「五旬節效應」(Pentecost effect)，

這個效應指的是弱勢語言成爲雙語人，學會強勢語言，「五旬節效應」可能是合作型（母語、第二語言並存）或競爭型（學習第二語言、失去母語）<sup>12</sup>。「通天塔效應」和「五旬節效應」能否取得平衡是弱勢語言保存的關鍵。

可惜，愛爾蘭政府僅注意嘉爾它克特的經濟發展，忽略語言、文化的議題，造成未能對症下藥的問題。愛爾蘭語在嘉爾它克特並沒有逆轉流失，反而持續的衰亡。在加上從其他地區湧入的英語單語人士，不管是觀光客還是外來定居者，都讓嘉爾它克特成爲英語逐漸成爲優勢語言的雙語社會，就算在嘉爾它克特說英語的人口還是環境都高於說愛爾蘭語（Carnie, 1996）。圖 2 分別顯示 1926 年、1956 年及 2007 年嘉爾它克特分布的狀況，由圖 2 可以看出，嘉爾它克特不斷在萎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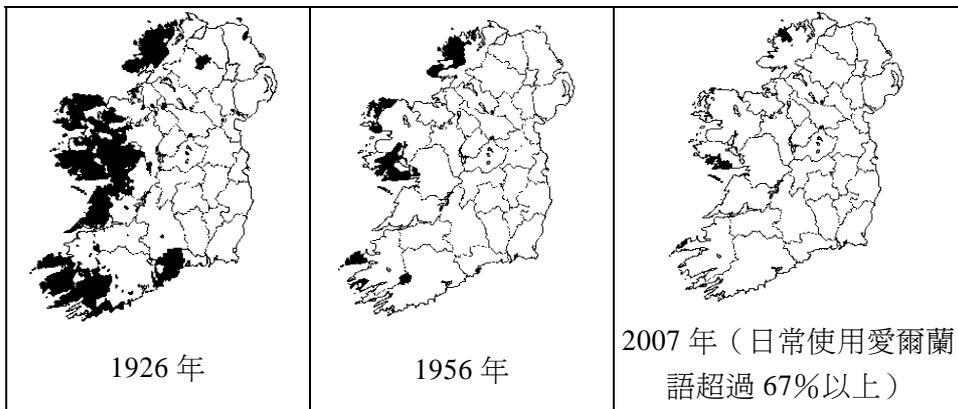


圖 2：嘉爾它克特區變遷圖<sup>13</sup>

2007 年出版的嘉爾它克特愛爾蘭語使用調查<sup>14</sup>，建議將愛語區分爲 A、B、C 三級：

- A 級：日常愛爾蘭語使用超過 67%，愛爾蘭語爲社區的優勢語言；
- B 級：日常愛爾蘭語使用在 44% 至 66% 之間，英語爲優勢語言，

<sup>12</sup> Laponce (2006) 以比利時、魁北克和瑞士爲合作型的雙語現象的典範。這些地區的弱勢語言各自集中在自個的地盤，「通天塔效應」和「五旬節效應」取得平衡。

<sup>13</sup> 資料來源：dolsdbf2 (2007)。

<sup>14</sup> 參見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Rural and Gaeltacht Affairs (2007)。

有相當數量的愛爾蘭語人口；

- C級：日常愛爾蘭語使用在43%以下，英語為優勢語言，愛爾蘭語人口高於全國平均。

嘉爾它克特區雖然經過多年的復振努力，還是成效不彰。根據 Fennell (1980: 34-36) 所列舉的統計資料，1926年嘉爾它克特的愛爾蘭語人口總數為24萬7千人，1971年普查的數據是7萬1千人，1975-1976年間 Fennell 估計真正稱得上是嘉爾它克特的愛爾蘭語人口只有2萬9千人。其他的統計資料顯示，1971年至1981年之間嘉爾它克特的愛爾蘭語人口從82.9%下降至77.4% (Hudson-Edwards, 1990: 76)。

嘉爾它克特的語言流失並沒有因為經濟改善而停止，反而更加急速流失。缺乏語言世代傳承將導致語言死亡，嘉爾它克特正面臨集體放棄愛爾蘭語的狀況，如 Fennell (1981: 36) 所指出的，就算在嘉爾它克特，大多數的父母都以英語來教養子女，教小孩說愛爾蘭語反而成為話題。這也怪不得父母，在愛爾蘭這個幾乎全面英語化的社會，英語的確是社會升遷和社會聲望的象徵。Macnamara (1971) 指出要是嘉爾它克特人在愛爾蘭語所看到的實質利益無法超過英語時，放棄愛爾蘭語，持續向英語靠攏的現象，恐怕很難改變。這說明了經濟地位在族群語言活力 (language vitality) 扮演關鍵的因素 (Giles, *et al.*, 1977)。經濟落後的少數族群社區，很難抵抗轉向強勢語言的壓力，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少數族群語言常常成為祭品 (Baker, 1998)。

語言規劃無法解決這些主要涉及社會經濟的問題，不過一個完整的區域規劃，應該考慮規劃對在地語言、文化保存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嘗試兼顧族群語言保存與經濟發展。Ó Riagain 認為相關的規劃單位需要認真的思考以下三個基本問題 (Williams, 1988: 274)：

1. 目前語言的狀況為何？其變遷的方向為何？
2. 導致變遷的社會、經濟和空間變數為何？
3. 這些變數有哪些是可以由區域規劃政策加以控制？

經過八十多年的努力，愛爾蘭政府還是無法挽救嘉爾它克特的愛爾蘭語流失。挽救語言流失的責任畢竟無法完全推給政府單位，認為政府的行政機關或是經濟發展部門可以挽救母語，這個假設是錯誤的（Fennell, 1980）。Fennell 認為愛語區缺乏挽救愛爾蘭語的決心，是愛爾蘭政府無法在愛語區成功挽救愛爾蘭語的根本原因，他說（1980：38）：「無意挽救母語是衰亡中語言常見的現象，因此，任何嘗試挽救這些社區的作為，首先要做的就是喚起自救的決心。」Fennell（1980）認為當語言衰亡出現的時候，唯有當地人，透過自己的決定，採取適當的方式，才有可能逆轉語言流失。可惜，愛爾蘭政府進行語言復振時，沒有諮詢地方人士，而是透過各種官方機構進行，但是這些機構對挽救語言流失卻興趣缺缺，也沒有什麼積極作為。由此可見，要是缺乏民間草根的力量，單靠官方推行，將無法挽救語言流失。

## 伍、結論與建議

愛爾蘭的語言復振運動，是關心語言復振人士必須加以深思的個案。政府通常是語言規劃的主要機關，而在面臨語言流失，政府最常用的政策手段就是實施母語教育、提升母語地位或擴展公領域的母語使用，簡單的說，就是依靠由上而下的政策力量。各種公領域的母語復振方法，愛爾蘭大概都嘗試過了，但是愛爾蘭語還是持續流失。語言復振顯然是相當複雜，無法單單依賴政府的政策而能得到解決。

本文主要從民族意識、官方地位、學校母語教育和語言中心地的復振工作，討論愛爾蘭語言復振規劃，結果可以歸納如下：

1. 民族意識雖然建國有功，卻無法保存母語，換句話說，語言態度無法自動轉為語言能力。愛爾蘭語運動成功的提升族群認同，對愛爾蘭語也有極為正面的評價，不過這些態度無法化為實際的語言使用。
2. 語言與認同並沒有絕對的關係，愛爾蘭人就是「本族人說他族語」，

但是依然保存自我國族認同的例子，這是族群語言流失常見的現象。

3. 弱勢語言使用不是靠立法就能建立的。弱勢語言使用人口少，除了在人口集中地，其官方地位常常是象徵性的，而政府的相關措施最常見的就是虛應行事，做表面功夫。
4. 學校的母語教育通常來得太晚也太少，無法復興母語。語言能力的養成需要擁有語言使用的環境和機會，除了愛語區之外，大部分的愛爾蘭地區缺乏這個條件。
5. 母語人口不足是愛爾蘭語言運動推動困難的主要因素。維持母語的臨界人口大概是 75%，在愛爾蘭語運動開始時，母語人口已經少於 25%（黃宜範，1995：178），造成愛爾蘭語在大部分地區失去母語傳承的環境，也很難贏過英語成為社區語言。
6. 將語言復振的主導權拿回來，由相關的社區志願組織，建立母語使用的網路，追求母語在家庭－鄰里－社區的實際使用或許是較為務實的做法。
7. 語言中心地的語言復振是相當值得從事的工作。不過，一般的區域發展計劃常常是經濟掛帥，語言、文化擺一邊，結果常造成當地語言文化的流失，這是台灣必須引以為鑒的。

愛爾蘭的語言復振並非一無是處，能讓愛爾蘭語到現在還活著，就是奇蹟。愛爾蘭語早在 19 世紀中葉就已經奄奄一息，相關的政策，可以說是死馬當作活馬醫，愛爾蘭語能夠存活到現在，政府的各項措施，多少有幫助，只不過，愛爾蘭語終究仍然無法復興為全愛爾蘭的日常語言。

愛爾蘭政府的母語教育、官方地位、語言服務、語言認證做得比台灣好，也比台灣更早，只不過在語言嚴重流失的情況下，這些措施仍然無法成功地讓語言回春。台灣各族群語言應當以愛爾蘭為戒，要防範於未然，不要等到語言流失嚴重的時候，才想挽救母語。

愛爾蘭的語言復振已經有八十多年的經驗，有很多相關的做法值得台灣加以參考。在航向愛爾蘭進行學習之旅時，我們需要謹記由上而下的政

府政策的限制，也要注意避免語言表面功夫，更要對語言復振有清楚的認識，有必要進行意識形態澄清的工作（Fishman, 1991），要不然恐怕會出現嘴巴說保存母語很重要，支持語言和文化保存；另一方面，沒有說出來，潛藏在心裡的情緒反應和焦慮，卻又往放棄母語的方向走的矛盾現象（Dauenhaue & Dauenhauer 1998: 62）。這些對母語的疑懼、不安和錯誤的認識，雖然缺乏學理的根據，卻常常造成放棄母語，轉向使用強勢語言的重要因素。另外，挽救語言不能靠他人、需要族群努力打拼，採取適當的方式，才有可能逆轉語言的流失，Fennell（1980: 39）這麼說：

滅種中的語言少數族群無法從用心良善的外來者的行動得救。特別是滅種的腳步不會因為一個現代國家的行動介入，不管是多麼仁慈、合理，而放慢。只有靠族群自我的力量才能得救：只有當族群成員有意願去阻止語言衰退，爭取制度和經費的支持妥善運用、積極行動。

最後，本文以 Ellis & mac a' Ghobhainn 的一段話作為結論（轉引自 Nettle & Romaine, 2000: 176）：

語言無法僅靠唱幾首歌或在郵票上出現而得救。甚至「官方地位」還是學校教育也無法挽救語言流失。語言只有透過使用（不管多麼不完美）才能得救，經由各行各業的使用，在各種場合，直到說這個語言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覺得費力、也不常犯錯。簡而言之，就是需要經過一番努力，和一段時間的困難不便。語言復興沒有捷徑可走。

## 參考書目

- Edwards, John (蘇宜青譯)。1994。《語言、社會和同一性》(*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台北：桂冠。
- 吳潛誠。1999。《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台北：立緒。
- 李勤岸。2004。〈從愛爾蘭看台灣——愛爾蘭語言運動與台語文運動之比較〉《台灣歷史學會會訊》18期，頁16-27。
- 施正鋒。1996。〈語言的政治關連性〉收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頁339-62。台北：前衛。
- 施正鋒。2002。〈北愛爾蘭的語言政策〉收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頁199-236。台北：前衛。
- 張學謙。1998。〈愛爾蘭 ê 語言運動及獨立建國〉收於林央敏(編)《語言文化與民族國家》頁171-74。台北：前衛。
- 張學謙。2002。〈Aotearoa／紐西蘭的語言規劃〉收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頁151-97。台北：前衛。
- 張學謙。2003。〈回歸語言保存的基礎：以家庭、社區為主的母語復振〉《台東師院學報》14期，頁97-120。
- 張學謙。2008。〈融入語言人權的弱勢語言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82期，頁17-44。
- 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
- 韓春杰。2005。〈愛爾蘭雙語教學及其啓示〉《中國民族教育》4期，頁42-45。
- Baker, C. 1998. *Found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enton, Richard A. 1986. "Schools as Agents for Language Revival in Ireland and New Zealand," in B. Spolsky, e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 pp. 53-76.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Carnie, A. 1996. "Modern Irish: A Case Study in Language Revival Failure," in J. D. Bobaljik, R. Pensalfini, and L. Storto, eds. *Papers on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pp. 99-114. Cambridge, Mass.: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Coimisiún um Athbheochan na Gaeilge. 1964. *An Tuarascáil Dheiridh*. (Commission

-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rish Language, Final Report) Baile Átha Cliath: Oifig an tSoláthair.
- Dauenhauer, N. Marks, and R. Dauenhauer. 1998. "Technical, Emotion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in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Examples from Southeast Alaska," in L. A. Grenoble, and L. J. Whaley, eds. *Endangered Languages: Language Loss and Community Response*, pp. 57-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Rural and Gaeltacht Affairs. 2007. "Staidéar Cuimsitheach Teangeolaíoch ar Úsáid na Gaeilge sa Ghaeltacht." ("A Comprehensive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Usage of Irish in the Gaeltacht.") (<http://www.pobail.ie/en/AnGhaeltacht/LinguisticStudyoftheGaeltacht/>) (2008/10/5)
- dolsdbf2. 2007. "Is Gaeilge Gona Die Out?" (<http://dolsdbf2-en.blogspot.com/>) (2008/10/5)
- Dorian, N. 1998. "Western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Small-Language Prospects," in Lenore A. Grenoble, and Lindsay J. Whaley, eds.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p. 3-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John. 1985.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Fasold, R.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ennell, D. 1980. "Can a Shrinking Linguistic Minority Be Saved?: Lessons from the Irish Experience," in E. Haugen, J. D. McClure, and D. S. Thomson, eds. *Minority Languages Today*, pp. 32-3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 1980. "Minority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the Ethnic Mother Tongue School."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Vol. 64, No. 2, pp. 167-72.
-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Giles, H., R.Y. Bourhis, and D. M. Taylor. 1977.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H. Giles, ed.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07-4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udson-Edwards, A. 1990. "Language Policy and *Linguistic Tolerance* in Ireland," in Adams, and Brink, eds. *Perspectives on Official English: The Campaign for English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USA*, pp. 63-81.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aoire, M. O. 2007.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in Ireland," in David Lasagabaster, and Ángel Hugueta, eds. *Multilingualism in European Bilingual Contexts: Language Use and Attitudes*, pp. 164-84.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Macnamara, J. 1971.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the Restoration of Irish," in J. Rubin, and B. H. Jernudd, eds.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pp. 65-9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 Hawaii Press of Hawaii.
- Nettle, D., and S. Roman. 2000.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Ó hÉallaithe, D. 2004. "From Language Revival to Language Survival," in C. Mac Murchaidh, ed. *Who Needs Irish?: Reflec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rish Today*, pp. 159-92. Dublin: Veritas.
- Ó Riagáin, P. 1997.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reland 1893-199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Ó Riagain, P. 2001. "Irish Languag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1981-1996," in J. Fishman, ed. *Can Threatened Languages Be Saved?* pp. 195-214.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Ó Riagain, P., and M. Ó Gliasain. 1984. *The Irish Language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1983: Preliminary Report of a National Survey*. Dublin: ITE.
- Skutnabb-Kangas, T.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lomanson, P. 1996. "Explaining and Reversing the Failure of the Irish Language Revival," in J.D. Bobaljik, R. Pensalfini, and L. Storto, eds. *Papers on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pp. 115-36. Cambridge, Mass.: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Wikipedia. 2008. "Gaeltacht." November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eltacht>) (2008/11/4).
- Williams, C. H. 1988. "Language Planning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he Irish Gaeltacht," in Colin H. Williams, ed. *Language in Geographic Context*, pp. 267-302. Clevedon, Av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Can State Actions Save a Minority Language? On Ireland'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Tiu<sup>n</sup> Hak-khiam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aitung, Taiwan*

## Abstract

Ireland'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s a case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Faced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Irish language, the government is most likely to use a top-down approach to implement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to raise its status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or to extend its use in public domains. Ireland is a rare case of a minority language that enjoys national and official status. Various language revival efforts in public domains have been tried; however, Irish is still decli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wo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fforts of the Irish government: (1) Ir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school, and (2) the Gaeltacht language revival program. The Irish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s too complex to be solved by states actions only. Implications for Taiwan'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Ireland,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Gaeltacht, mother tongue education